世界小報

品格唯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一號 星期三 乙丑年五月十一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三十五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決志救國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 一點至六點

徐月樓 周福珊 胡黑燈 徐月樓 袁奎官 邱德成 張紫珊 蓋春來 張連生 朱友奎 佟春廷 劉長寶 王蘭卿（魏寶樹） 張信云 劉春林 邱德成 單德元 朱友奎 馬永利 高榮祥

白玉福 目蓮僧　火焚紀信　頭二本鐵公鷄　上天台　三本鐵公鷄

夜戲 七點半至十二點

徐月樓 周福珊 吳品仙 胡黑燈 胡少鑫 白玉福 劉春林 徐月樓 劉長寶 張連生 邱德成 王蘭卿 張紫珊 單德元 蓋春來 朱友奎 袁奎官 佟春廷 李雅仙 吳品仙 胡少鑫

魏寶樹 審李七　狀元譜　浣紗計　趙州橋

（新排新戲）愛國慘史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廿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現映◎ 大部連台冒險俠情偵探長片 怪影

笑社男子趣劇

擔警民 洪似魂 蔣倩紅 顧劍秋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劉天淚 陳別笑 童呆兒 朱黯秋

日 一點至三點 演 在明文四戲場 頭本珍珠塔

夜 五點半至八點 演 在四層樓 秋水人情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

小荷花 胡如笙 沈美玉 沈林春 康集昌 小桂寶 陳阿高

拔蘭花　東樓會　雙怕妻

七點半至十點半

小荷花 陳阿高 沈媛媛 胡如笙 康集桂 小寶林 沈春林 胡如笙

寶田螺　凝姑娘　拜三官

三層樓小戲台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日演 前本借海青 本十九白蛇傳 夜演 本二十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笑中緣 遊龍傳 雙珠球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 見娘 時事 蘇灘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五點至六點 中西戲法

二層樓魔術化粧串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徐鴻生 沈金生 陳阿炳 小柬… 丁蘭娥 丁少婉 日演 贈花鞋 盤陀山

七點至十一點：小炳卿 徐鴻金 沈生 丁少卿 丁婉蘭 陳阿娥 丁小東 于少卿 夜演 借妻 全體合演 堂斷

莫悟奇 全班 六點至十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半 中西幻術

翠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至十一點四十分：朱美珍 高美雲 筱翠寶 楊香妃 黃笑芳 京調小曲

二層樓雜耍台

沈易書 七點至十點十分 十一點半至十二點四十分 南方拉戲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鹽業銀行舊址今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寔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四川路北京路）…

電話中央四四一一九

本公司謹啓

請讀 **世界早晚報**（本報聲明由請介紹）

[illegible]…莫不佩服之…小說…張恨水君著…秋水…北京…世界…早晚報…諸君試訂閱…北京石駙馬大街九十號…

凡讀本報諸君同人…不…因世界早晚…皆由民恨…

◉價目預定

早報全年連郵九元七角二分 每月八角六分 晚報全年連郵四元四角六分 每月五角六分 兩種合訂全年祗收十四元八角四分

姚民哀說（請貼郵票二角可得奇書兩種）

不佞前與嚴諤聲君合撰文字…光宇君書…卓別令…尚有張由…編輯部…何妨寄一角郵花試試看…

來函請寄上海福佑路小世界世界小社交耳可

愛華社 女子新劇

△日戲▽ □一點至五點□

△△同胞義▽▽

（節目）分產 誤斃 報讐 搶板 代刑 逼嫁 掃雪 打碗 追姪 責妻 謀害 結果

（劇中人）	（扮演者）
鍾仁	金奎
鍾義	明珠
鍾刀氏	蝶梅
鍾李氏	一嘻
鍾老僕	蕙芬
子克昌	美儂
子連鎖	鳳翔
媳綠珠	春俠
郝良新	亦珍
甄筱仁	蘭珍
清河縣	植增
差人	雲南稚生
忤作	玉英

△夜戲▽ □七點至十一點□

△△前本楊乃武▽▽

（節目）分家 收租 聚舊 獵豔 訓子 露奸 設計 毒斃 中舉 哭兄 雪冤 相驗 告供

（劇中人）	（扮演者）
葛畢氏	情夢
葛小大	笑儂
葛王氏	鏡花
王二	小梅
葛祖德	亦珍
三姑娘	春俠
楊乃武	亦珍
楊母	玉峯
楊妻	一嘻
楊菊貞	文英
楊婢	稚生
阿狗	鳳翔
鄭仁貴	桂生
鄭福	水月
餘杭縣	植增
太太	蝶梅
奶奶	美儂
丫頭	龍弟
差人	雲南稚生
忤作	玉英
鄰居	小梅
錢牧齋	蘭珍
師爺	金奎
和尚	月梅

紹興文戲

日 一點半至五點半　夜 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日演 頭本 兩重恩　夜演 還金鐲

屋頂花園 飲冰室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闢地於三層樓精製各種冷飲採辦正廣和屈臣氏上等汽水以備諸君子之惠顧食物務合乎衛生招待更極其週到座位寬暢面臨淞波披襟當風暑氣皆忘誠清涼之世界也盍一試之予不信…

大部連台冒險俠情偵探長片

怪影說明書

□第十四集 第廿七本

係被怪影暗殺者方談話突異此因馬利安被困房中以成暗碼字而警告沙利來救奔進房中保羅士亦隨入沙羅士俟少利去後女僕乃至至沙力之家所以術受之於而行殆老怪退去未久彼利其一神女手執利刀向被利

第廿八本

第沙利驗斃生之屍體見樓上之房有光線射出沙利知有小銅片藉反照之光即見光線射出之意沙利以鎗指嚇保羅士急登樓果救馬利安而出反局其門以因保啓門保羅士始得釋出先是老怪潛神女麗德施蘇蘭奴着彼三女依計又突至漿三女拿擄借歸白倫府中背後猛插被利登郎倒斃

□第十五集 第廿九本

博士初受太子之重託研究想族復巴高尼亞國王位而見恨晚以致層無數危經干百折始中不疲一種豪傑之成春屬馬氏原晚報之女記朝昔其先君馬倍力本奸臣殺點黑慕重重案倘未了第奸臣保羅士與自倫公使朋位壓陷少力而不得又誤疑孽由自作置之公理罪不容其蹤形原因倘未表揭否能花施蘇此四神女者否有返結局如何抑與怪影有鬮此爲晝中之主腦其中奇奇幻而至此告終結局焉

第三十本

却說沙利偵探乃科學返老還童之奇術且彼助惡奸徒以沙利遇馬利氏後從此意合情投相翻險阻都爲護往馬女郎起見持其氣蓋堪足介人崇拜彼與馬女郎能者詛其芳容醋肯杜花此中迷離僕之流所以倍力弟兄亦均被怪影暗馬力氏其復仇之恨宜報少力之恩比爲奸欲得神女之祕術太子之王馬女郎爲杜花其二人者積惡已深誅太子自認乃巴高尼亞太子常觀返國登基或如何除奸麗德蘭奴度老還童之奇術究竟其來因如何其事者欲知事實鐵足老怪與獅影最幻究竟老怪屬是誰人獅影又何由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洋五角 四寸二張洋六角 五寸二張洋九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七寸二張洋一元四 八寸二張洋二元 十寸二張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洋四元

滿洋一元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 消息靈通 新聞詳速 大抵受人津貼 或爲一人作辯護 京地報紙 一系 獨輿論報名實相符 則真正爲民喉舌 總理侯疑始君主文壇 南北人文 中外文士 郎文章道德 儒林所欽仰 之冠軍 尤爲首都 馳譽之叩玉齋 不可特稱爲 直附一張數

翰海 二之文藝刊物 編輯者 舍侯君外 尚有袁寒雲 馮小隱 蕭鉸慶等諸名流 由北京的畢倚虹 張慧劍總其成

精金美玉 固不欲 外人研究 手爐可二 條之文藝 亦可 翰海 北京不宜 外香 社址北京 單定

有已經訂本者出售 每日三角 能成單本 美佳品物 故記者 世界 諸君 請聲明 本報介紹 同欣賞也

◀價目▶ 預定全年大洋六角 半年三角 每月… 另加郵費

除好人

丹翁

軍閥當中誰說沒有好人、平心而論、孫家裏要算一個、上海的租界、在江蘇的省分裏、談到要國家保護、當然是派江蘇的軍隊了、江蘇若無軍隊可派、或者最近借重借浙江、如果揀較遠的本省軍隊借重、浙省既有軍隊、因避嫌而不來、豈不反避不了坐視的嫌了嗎、但是甯冒坐視的嫌、決不動身、在我們老百姓眼中看來、這位頭腦、總不能說不是好人了、到了中央怕他多疑誤會、還派人解釋、他答道、『利用時機、是自絕於民』、足見得他不但自己不肯利用時機、或者並覺着別人利用時機、是一件不好的事、那末、請問諸位、如果再說他是智略用事、似乎也就太深文了、所以對外須一致的當中、有時形迹上若反、不須一定一致、因爲形迹上不一致、精神才能眞正一致、然則此公除好人之外、且還算得個可人哩、

歌場偶記

俠隱

劇界舊例、每屆端節、例演混元盒一戲、蓋知此戲、乃元人百種曲中之一種改編者、近見坊間有祕本之五毒傳舊小說、始知混元盒、實取材於斯、昔老毛豹演此、必自飾廣成子及蜈蚣精兩角、今小樓秉自師承、亦然如是、乃子振庭、則僅能精而不能仙矣、余所及見、已爲福壽班時代、以前未之目覩、而福壽班演是劇是、陳德霖去金花娘娘、許蔭棠爲張天師、王瑤卿飾紅蟒、余玉琴扮黑狐、陸小芬任趙國盛、有始有終、必至天師以混元寶盒、將五毒收納盡淨、方告結束、雖事實不經、然在君主時代、安得不以點綴國泰民安、歌舞昇平之應時佳劇目之、今蘭芳小雲能演刺紅蟒、豔秋能扮演琵琶怪、然終較福壽遜色矣、

哭愛女孟素

父卓呆和淚作

爾之被病魔[illegible]者睹之、美而豔、蓋欲補爾平日以破衣自甘之不足也、爾死之翌晨七時許、爾同學李秀娟君來矣、本學期當開學之初、李君每日於七時許、必至我家、與爾攜手入校也、然李君今日之來、與往日大異、渠已得噩耗、而終疑其非實、故特來一探虛實耳、余見李君、即呼曰、阿素、爾朋友來矣、然爾已成一永遠缺席之學生、不能與李君一同入學矣、未幾、爾舊同學陳孟端顧冬芳王大和柳靜諸君、同來弔爾、且贈爾以花束、爾母爲彼等述爾病狀、彼等皆泣不可仰、（未完）

情天網絲錄

花萼舍撰述

倚竹微笑道『剛纔上芬姊當的、是那一個人』、蘭秋道『我何嘗上過伊的當』、倚竹道、『嚇、事不多時、便想賴掉了、立在門前呆等的、不是你嗎』蘭秋道、『那是我上徐家娘姨的當啊』、倚竹道、『你不知道、嗎、這就是芬姊的鬼計、這幾天伊不到我家來、故意和你開玩笑、一面把巧珠的事、告訴徐太太、徐太太是明達人、很是歡喜、便認伊做了女兒、你不相信、看伊們二人、多麼親熱、不是比對你還要親熱些嗎』、蘭秋望去、果見巧珠和素芬、很蜜切的閒談、便把心頭石放下了、對着素芬、非常佩服、便立起來道謝、素芬避開道、『我是不配你謝的、還是謝謝這巧妹妹能』、說着、推挽巧珠、教伊受蘭秋的謝、羞得巧珠逃進閨房去了、

尊居閒記

遠重

衡州迴雁峯、因峯勢取名、而世傳雁斷衡陽、其說有二、甲曰、山高雁不能過、乙曰、江水有毒、雁飲卽死、實皆淺人耳食、世竟有奉爲信史者、抑何可哂、衡高不過培塿、其間未嘗無雁、卽峻不能渡、豈無別岫可通、若水毒殺雁、則衡人之仰給飲料於江者、當有孑遺矣、且水既殺雁、亦必殺魚、是眞湘浦魚沈矣、聞嘗考之、衡之七十二峯、從洞庭蟲翠南來、如飛羽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峯天矯、迴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頷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

從兗州至曲阜、近城三十里內、草木不生荊棘、聖化所感也、萇弘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氣所積也、虞姬墓傍之艸、雖大風不能搖動之、貞心所屬也、吳門要離墓碑、久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俠氣所憑也、又岳忠武墓前柏枝皆南向、秦檜當國、孔廟檜樹忽死、他如塞上草白、而昭君墓草獨青、此皆氣類感應之昭昭者、誰謂草木無知耶、

南洋竹枝詞

西神

鑿山穴井又開原、錫礦家家擅利源、多少黃金擲虛牝、笑他頑石不能言、

註　南洋大利所在、爲錫礦橡樹二種、錫礦遍地皆是、或在平原、或在地底、或在山際、開採之法、多以人工、用機器者絕鮮、故往往有數千元資本、卽可開礦、小辟礦埠黃君務美之礦、月入數萬金、而辦事人乃結茅爲屋以居、以視國內辦礦、成積未彰、而所謂經理坐辦者、先支薪金若干、高房大廈、又去其建築費若干、甚至一工程師也、飽食終日、月支數千元之車馬、習爲常事、血本有限、慾壑無窮、馴至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山靈有知、[illegible]笑不暇、以視南洋華僑之本輕利重、實事求是辦法、相判眞隔雲泥矣、可慨也、

南游記

擇數鍋置地面、下開穴、置薪木通火就鍋、有聚五鍋者、如梅花形、曰梅花灶、名極雅、迤南各井皆是也、滷亦以發計、一池深幾寸曰一發、亦約計若干寸、可煑鹽千斤耳、滷洞、司桔槔者名龍丁、龍丁工資、亦以發計、得滷一發、應得若干工值、灶戶得滷、則逕可煑鹽矣、無他勞、其煑法則與砂水一也、鹽既煑成、水气盡、灶戶亟去薪、待鹽稍冷、以巨鍊鏈四周、橇鹽一角、而以木隔之、待其熱氣退淨、堅凝如石、乃舉而覆之地、鹽商購鹽、舁鹽至官署鹽倉中、司其事者、常監察之、商販持巨鑿、剖鹽爲四、如小石塊、就權衡之、值論定、以鹽縛置牛馬背、多至千百騎、負載以去、散之四方、官則取鹽商之價、分布灶戶薪本、砂丁若龍丁給工值、所有盈利、悉數納諸會垣鹽道庫中、官署照額支銷之、納庫有額、如煑鹽不及額、或煑雖足、而行銷不足額、則官有罰、溢則有獎、皆以金帛計算、既足定額、鹽萬斤、應納課若干金、其餘者、亦任官自得之、滇之鹽稅、爲國課大宗收入、而鹽政之略則如此、非細加考察、難得其煑鹽特異之情狀也、滇省鹽官、往時自鹽法道以下、最高者爲鹽提舉、次則大使、顧大使轉無實權、權在提舉掌握、提舉之名甚古、宋時非畀鹽官者、蓋民政中之貴職也、考亭朱子嘗得之、時方求退、而得是職、自以爲求退反進、力辭之再、出朝覲、又首謝焉、當時重視之可知、（夷緣）

萍飄寓浪墨

朱鉞

孫綺芬先生、我眞服佩到一百念分了、他的大著浪墨、爲着徵求名家的序文、在文字界上、很鬧過不少笑話、但是年復一年、他那部浪墨的本身、却還不見出版、唉！這種神祕的理由、那怕福爾摩斯都偵探不出他的和尙廟呢、唉！這種獵名方法、我實卄拜下風、

五卅慘劇、弄到今日、交涉的結果、依然等於〇、現在二次交涉、在北京總要開的、但不知全國的同胞、眼看着中華民國的國旗、在我國版圖之內、光天化日之下、給英日人一次次的和狗彘般的慘殺、還有一些警醒、

苦海航迴錄

滌烁

兩女單男、扼要中權、糧資轉輸、算急宜救趙、軍先圍魏、志存伐虢、道且通虞、暗挽明推、心爭貌讓、彷彿雙龍競搶珠、歸公道、任泥塗你汙、淺汙他濡、移時遞到降書、已頸縮斑鳩沫吐魚、怪外邊這個、膝猶背跪、裏邊那個、臂尙胸拘、壁峽分雲、落雕貫矢、邢尹通家避不須、供叨養、抵一羊一豕、赤手封居、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靑、於山水[illegible]爲[illegible]壇長、君嘗[illegible]設[illegible]垣、頗致繪事相切[illegible]變後、目擊橫流[illegible]、遂決然舍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諄勸、始出其所長、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冊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　照屏條加倍　摺扇每柄四元

工細　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侔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　上海各紙店　棊盤街交通路四號大源製皂公司內杜叔和　或逕寄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　請函明由本報介紹

海外奇談

玲玲

現在日本中等以上之家庭、舉行結婚儀式、較前異同、當結婚之日、媒人招新婦及其父母至、新郎家中、與新郎之父母、舉行儀式、卽新夫婦首先共飲交杯、以誓偕老之意、當行禮時、應着極嚴肅之禮服、新郎所着之衣、須有紋章、以表示其家系、新婦亦須着有紋章之長服、近時此類儀式、多在都市神社寺院舉行、故漸趨變更云、

美國舊都比尼司、乃水之都也、縱橫交流、市街河汶極多、交通非舟莫由、其船皆爲特殊之奇形、名曰貢特拉、頗著聞於世、乃以意譯爲畫舫、雖不甚當、然又非決不相似、如出礦運柩于距該市稍遠之墓地、靈柩左右相點綴者、無非貢特拉也、而其船夫所唱之歌、極古典而且傳奇事之歌、聞之頗饒興趣云、

留學生與尼姑發生戀愛

（靑寄自神戶）

日本東京、有一著名美貌尼姑、法名祖安、年方十八、爲嵯峨臨濟宗天龍寺派曇華院門徒、於本月七號、夜因有事至龜岡町實家齒科醫生米井莊吉處、于九時四十分鐘、遂由該地搭乘火車動身、以後卽不明其蹤跡、此事發生後、經該院主持、報告該管警廳、要求訪尋祖安去處、警廳立卽行文各地、協同留心訪察、搜索至今、已閱三旬、仍毫無着落、據院中主持云、前在五月十三號、祖安亦曾出寺一次、當時其因何出寺、尙不得而知、近日詳細盤問寺內諸色人等、已略有端倪、始悉該尼有一劇烈戀愛之情人、其人籍隸中華民國、爲日本工學士、名高凌美、年纔二十五歲、係湖北省巢城縣人、初由金澤(地名)第四高等學校、轉入帝國大學工學部、在今春三月間、畢業於工學部土木科、成一靑年人材、高曾向人言、擬於本月八日回國、至上海叔父處、別闢發展、所謂八日者、卽祖安出寺之翌日也、前次祖安出寺、卽往高在大學肄業時代之田中寓所、想必密謀偕遁計劃、現在高亦無從探索、諒與祖安同逃、究不知隱藏何處、安享其溫柔豔福也、（未完）

集園拾碎

費雙園復姚民哀書

民哀先生撰席、前拜惠復、並承賜夯、敬謝敬謝、重五爲人事牽率、未及倚裝、名人小傳一書、係沃邱率仲子所編、當時同在崇文、以至訛傳、未敢掠美也、辱荷推崇過當、極歎、傳奇稿、塡成一闋卽寄、破銅爛鐵、出貢者大宗、木屑竹頭、廣收者士行、彼此同志、爲之一笑、喘此聲明、載頌箸福

箋標

寶琛

名教自多樂地、豈必柳巷花街、世界上不少風波、莫甚娼寮妓院、通情導線烏龜奴、巧設牢籠、嬌態冶容紅粉女、多方誘計、笑時花近眼、百媚俱生、舞罷錦纏頭、千金何惜、風流浪子、往往誤入迷途、富貴青年、每每自投羅網、方其玉容映對、花貌歡迎、看淡淡輕妝、私悰款洽、攜纖纖玉手、情意綢繆、從容摟楊柳之腰、魂飛魄散、歡笑近櫻桃之口、意雨情雲、溺于所安、樂不思蜀、身入溫柔鄉裏、直欲拚死此生、魂斷愛慾海中、那管天南地北、無何鐘鳴漏止、興盡悲來、往日之銅山、揮霍烏有、從前之金穴、傾盜靡遺、家境蕭條、衣衫襤褸、眼波秋水、別鈞一聾新人、眉動春閨、不記兩情舊好、一場夢幻、半點恩無、（未完）

南市感言

碧波

公共租界、自六一罷市、以迄今日、逾三星期矣、商界所受損失、實難數計、總商會以特別關係、與各界議決、于六月三十前、西人結賬期內開市、(一)昨(卄六)果開市矣、各家大都扯土布印就之『臥薪嘗胆、永矢弗忘』之旗幟、旋訪友于浦濱、見强盛之英商銀行商行等、皆升有三帝架式之旗、殆慶賀其强權勝利耶、嗚呼、臥薪嘗胆之華人、果屈服于威武之自命文明民族勢力下矣、諸行門首、車馬盈門、大腹賈歷堦而升、降堦而下、厥形方弗蟲蟻之擺陣、嗚呼、臥薪嘗胆、經濟絕交、端不過幌子而已、！、六路及無軌諸電車、亦應運復原、乘客亦不改往昔、我知再匝月者、南京路慘劇之印象、將一如當時被西捕用自來水冲洗淨矣、『五分鐘』『華人之熱度』！！、

處天下事、先把我字擱起、千軍萬馬中、先把人字擱起、此愛國男兒之模範初步也、

天下有甚難事、祇要識得透、看得破、見得到、守得定、提得起、做得全、打得開、放得下、如是則無事不迎刃而解、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妄談是非者不可與圖事、作事休隨脚跟、立言勿拾人牙慧、

世間斷無發他人之病、而能自愈其病之理、奈世却多攻他人之過、以自掩己過之人、所以此次、英日有如是荒謬設施、

編輯完了

陽板賦譚錄

碧波

媿我曩曾讀六七次石頭記、而不能得其竅、乃於客旅中之一宵、得自出婦女子之口、「天下惟女子之心細」、斯言誠不謬哉、吾友蘇鳳、曾言女子與女子、講戀愛問題、較男子與男子談、尤顯明密切、此種經驗、今日乃證實、然蘇鳳固自何處得來哉、自慚年齡叨長於鳳、而對於婦女心裏問題、則遠不能若彼之明瞭透切也、書中之戀愛問題談既、又涉國事、聲嗚咽而唏噓、似流涕矣、我斯時似見帳頂之上、大書曰、「中國不亡、賴有一部份之民心」、細視之、乃無數蛋虫、正如西捕大擺其殺人流血之陣勢也、

一寸樓台

五十

來、並請我們到客堂裏坐、那婦人見我不是顏可華、因爲顏可華、他是認識的、就遲疑起來、我趨前向他爲禮、並道、我實在是顏先生的副手、我姓賓、午前在顏先生那裏、就曾瞻仰着夫人的丰采、那時我適奉了顏先生的命、出外辦理另外一件事去、匆匆的不曾與夫人見得禮、現在顏先生便把府上那件案子、委託我幫着偵查、我忙着另外一件事、顏先生也忙着、只略略吩咐得我一句、未及細談、對於府上那件事、我却尙不大明白、却也不及趨候、適纔自這門前走過、遇着夫人、我想起了、這纔冒昧請見、不知夫人可有暇、讓我請教幾句、那婦人道、原來如此、賓先生有話、只管請問罷、我道、請夫人更先把府上那事、詳細見告一遍、那婦人遂說、他的丈夫叫做魏德立、這近來兩天、忽然發生了瘋病、常說着囈語、說甚麼一寸樓台、想是丈夫必爲這一寸樓台、致的心病、找顏先生、也就爲這事、沒有別的、我問府上共有幾多人、那婦人道是、只他們夫婦二人、餘下便是用人、我遂更問、然則此間的程綠雲小姐、同夫人是甚麼關係、那婦人道、是親戚、我道、是甚麼親戚、、那婦人却說是他一個親戚的親戚、他只知道是他親戚的親戚、他那親戚介紹認識他的時候、只說須尊稱他做姻伯母、並沒和他細說是自己的甚麼親戚、

清乾隆中、莊繩祖爲交城知縣、勞心撫字、有召父之稱、會一少女、被殺於野、莊集村人履勘時、衆中有某某二人、視速而脣動、莊疑之、密召女父母來、問識此二人否、曰、識、發現女屍之第一日第一次、實見此二人踞高阜上、名姓若不知、莊曰、地甚荒僻、爲時又絕早、不宜有人至、必殺人者內怯、借來偵察耳、嚴詰之、果二人欲强姦女、女不受污而被戕也、遂置諸法、以償女命、又有燕某者、縊其妻與弟婦、誣鄰人威逼致死、莊驗之、則二婦共縊一索、足離土床二尺許、旁置一矮木几、莊卒然問燕曰、此几本來非置此地者乎、燕囁嚅曰、然、然則二婦之死、汝爲之耳、何誣鄰爲、燕堅不承、莊曰、此易知耳、果自縊、必有承其足者、非偪之使縊、抽几何爲、燕語塞、遂論抵、及質訊、蓋二婦皆不謹、故偪其死、因與鄰有隙、故誣之、諸如此類之案、莊破不少、遠近稱爲神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